

魂繫大漠赤子情

譚運德妙筆手繪敦煌風格油畫

色彩還原了原作品中佛像周圍斑斕明亮的光芒。
● 布面油畫《敦煌莫高窟的南無大勢至菩薩》



在古絲路上。
● 布面油畫《敦煌古剎》



民穿着民族新裝，舉着華蓋與綵帶，沿着寺院山路，徒步朝聖。
● 布面油畫《高原盛會》



譚運德簡介：

譚運德，男，1954年出生於湖南永興縣，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甘肅分會會員、中國民航「書畫攝」協會理事、甘肅油畫家協會會員、中國科普美術學會甘肅分會會員。並於1990年12月入選《中國當代美術家名人錄》。擅長西北風土人情油畫，代表作品《獻給勇於攀登科學高峰的人們》、《沙漠少女》、《敦煌古剎》等。



● 譚運德與自己的油畫《佛頭》。

記者眼前的譚運德，瘦削的身材，中等個頭，樸實的臉龐，眼神銳利顯得冷峻沉着。他與人見面時並不善言談，但只要談起藝術，便滔滔不絕地講一兩個小時。「許多人對畫家有誤解，認為畫家是孤獨的」。譚運德告訴記者，他認為作畫的過程是自然之神賜予的福祉。坐在畫布前的譚運德，腦海中閃過的靈感彷彿電影片段，再將它們付諸於紙上，這樣的時間空靈寂靜、祥和幸運。

1978年，中國第一屆科學大會和首屆對外科學技術博覽會在北京舉行，中央為了召開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決定在北京展覽廳中央豎立一幅巨型油畫，內容以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科考隊員第一次集體登上珠穆朗瑪峰為背景。

獲方毅賞識改變繪畫人生

當時收到任務邀約的油畫家們並未見過珠穆朗瑪峰，只能從紀錄片上觀看，以尋找創作靈感。當時年僅23歲的譚運德，負責為畫家放映珠峰的影片。他自己也是一名油畫愛好者，雖然不曾進入過美院進行系統學習，但面對這樣的機會，他躍躍欲試。回家後，他在一張四開大的油畫紙上創作了一幅「科考隊員迎着朝霞攀登珠峰」的畫作，和其他畫家的畫作一併被送往北京。

譚運德告訴記者，據當時在場的人告訴他，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和核物理學家錢三強、著名作家郭沫若等一同審閱了畫家的來稿，在譚運德的畫作前，方毅停下腳步，「我感覺這幅小畫不錯，主題鮮明，氣勢很足。」譚運德在當時僅僅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業餘畫家，畫作被選中後，由時任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親自指導，共同完成這部畫作《獻給勇於攀登科學高峰的人們》，這幅畫作不僅在會議展覽展覽，還成為1978年《中國青年》復刊號的封底。由此，譚運德的繪畫人生發生了改變。

即使已經近半世紀過去，譚運德仍記得當時這幅巨作繪製完成後，錢三強來到畫作面前，望着眼前的珠穆朗瑪峰，如身臨其境「這裏好冷啊！」，「我有幸能得到中國原子彈之父的稱讚，並用自學的繪畫技巧，在祖國科學春天即將到來的時候獻禮，這是我一生的榮耀。」後來，譚運德開着吉普車獨自去了西藏，那日天氣晴朗，冰雪掩映下的珠穆朗瑪峰靜靜地佇立在他眼前。回家後，他重新創作了這幅畫作，命名為《獻給勇於攀登科學高峰的人們》。

深愛敦煌以油畫致敬壁畫

從執筆塗鴉到熱愛執着，譚運德深受「敦煌的守護人」常書鴻的影響。敦煌藝術燦爛輝煌，蘊含着「崇高與優雅、對稱與和諧、陰柔與陽剛、悲壯與英勇、莊嚴與浪漫」的顯著美學風格，譚運德稱：「面對敦煌的492個洞窟、2,000座彩塑、45,000平方米壁畫時，如此宏大精美和史詩般的藝術畫卷，讓我無法不震動。」出於對傳統文化的癡迷眷戀，在譚運德後期畫作中，佛經故事畫、



● 《獻給勇於攀登科學高峰的人們》
(尺寸：540:320) 被用於《中國青年》1978年復刊號的封底。

自敦煌莫高窟被重新發現，不但改寫了中國繪畫史，而且引發了當代中國畫家長達70多年的「本土西行」。在這批尋夢敦煌的書畫家中，最早的書畫家有人們熟悉的張大千等國畫大師。新中國成立後，以敦煌文化而創作的油畫，自前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至今期記者採訪的譚運德，他們前赴後繼地用筆墨弘揚瑰麗的敦煌藝術文化，「衣帶漸寬終不悔，魂繫大漠赤子情」。在千年的絲韻古路上，譚運德的天賦與秉悟相遇，描繪出一幅幅敦煌藝術的美麗畫卷。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圖：受訪者提供

佛教史跡畫、西部山川景物等成為他筆下的主要內容。

出生於湖南的譚運德素性長居西北，創作敦煌系列作品。不過，他不願意生搬硬套地復古臨摹，而是將西方浪漫主義的技法與中國傳統的文化結合，將現代人的審美觀和自己的藝術理念融入到創作中，在古韻中滲透了現代美。

他筆下的《佛頭》，眼神緊閉，圓潤的臉龐慈眉秀骨，低垂的眼眸似合未合，雙唇飽滿似笑非笑，佛的神秘莫測與悲天憫人的情態躍然紙上，暗色的筆調繪出光影，凸顯佛的神聖、超然與靜默；他筆下的《朝聖》則運用了大量色彩對比，目光降落在畫面的那一刻，敦煌特有的磁場立刻將觀者捲入其中，時空的洪流在此凝結，莊嚴的宗教世界直抵心靈。

在對敦煌「飛天」系列的表現中，他將東方嫵靜的美與西方浪漫的美結合，技法上大膽運用溫藍和金黃，以漫射光線表現晝夜和黃昏之間的強弱明暗差異，使人物、景物成為「通體發光」的載體，精妙無比，觀之可讓視覺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愉悅感，既高雅又富麗。

大英博物館「斯坦因密室」內藏有一件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巨幅刺繡——被大英博物館認為是《釋迦牟尼靈鷲山說法圖》(一說是《涼州瑞像》)，是英籍匈牙利探險家與學者斯坦因盜賣帶出中國，於1919年入藏大英博物館。儘管年代久遠，但圖中菩薩端莊的體態、慈祥肅穆的容顏，以及敦煌畫師筆下優美流暢的線條清晰可見。譚運德惋惜文物旁落之餘，亦被畫中的藝術手法折服，因此創作了《敦煌莫高窟的南無大勢至菩薩》油畫，以表感懷與敬意。

作畫讚頌樸素的土地人文

談及自己最得意的畫作，譚運德向記者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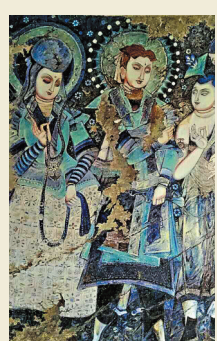


● 布面油畫《沙漠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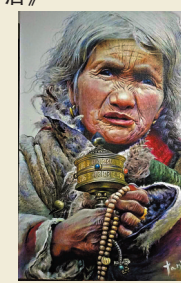
先展示了這幅《祝福》，畫面上，一位飽經滄桑、滿頭白髮的老婦人站在雪地裏，從她粗粵的臉頰皮膚上，觀者可以感受到刺骨的寒風。畫面中，她右手緊握着轉經筒，左手數着念珠。藝術皆源於生活，這幅畫作是譚運德在旅居西北時見到的一位虔誠的信佛者，她參加佛節時祈禱默念的景象深深打動了譚運德。

「希望我能通過藝術傳達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讓觀者在享受技藝帶來的視覺之美的時候，也能沉澱一些精神上的昇華」。30多年間，譚運德幾乎走遍了西北高原的山山水水，他從龍江流域走到了中蒙邊境遼闊的大漠。這一段漫長路途中的自然景觀大概是反差對比最為強烈的：隴南旖旎秀麗的山川，黃河上游壯闊無垠的草地，六月積雪的祁連雪峰，平沙茫茫的巴丹吉林沙漠，強烈、深刻的精神震撼成為他繪畫創作的原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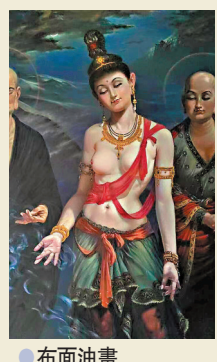
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水天中評價：譚運德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畫家，他的作品不是出於某種藝術觀念的驗證，或某種繪畫形式的實驗，而是現實的人和自然的傳神寫照。在世界藝術進入「全球化」、「後現代」的今天，他一如既往地為讚頌樸素而又神奇的人和土地而作畫，因為他已經把心靈賦予西北高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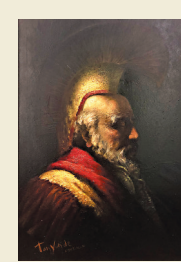
● 布面油畫《克孜爾千佛洞中的龜茲國王提卡和他的王后》



● 布面油畫《祝福》



● 布面油畫《敦煌泥菩薩的復活》



● 布面油畫《喇嘛》

恒雅藏珍

●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

收藏至高境界 十二月花神杯



● 清康熙五彩十二月花神杯

收藏的樂趣，除了對美好事物的欣賞，還有一種尋找配對的滿足感。若能無時無刻留意着市場及拍賣的行情，有機會為一些茶碗、罐尋回配蓋，或者能為花盆找回底碟，又或將一些原本成對但散落不同地方的瓷器重聚一堂，價值可能增加數倍。能夠尋找到配對已屬可遇不可求，五頁、八吉祥等更是難能可貴，而整套的十二月花神杯則是鳳毛麟角，若能從一隻開始，慢慢配齊完整一套，更是藏家的至高境界。

在康熙十九年下令恢復御窯廠之後，景德鎮研製了不少風格新穎的各種瓷器，當中就包括一套十二月花神杯，將「詩、書、畫、印」運用於同一器皿之上，依月令之數各取每月的代表花木並配以相應詩文，正月迎春花(金英翠萼帶春寒，黃色花中有幾般)、二月杏花(清香風滿枝)及十二月水仙花(春風弄玉來清晝，夜月凌波上大堤)，被稱為「十二月花神杯」，精美非

常。康熙帝對十二月花神十分喜愛，多次南巡都攜於身邊。而《陶雅》對其亦多有讚美：「康熙十二月花卉九倍，一杯一花，有青花、有五彩，質地甚薄，鉢面自輕。若欲淡合十二月之花，誠更憂乎其難。青花價值，其亦不甚相懸也。」十二月花神杯分為五彩及青花兩款，單獨每個花杯都被視如珍寶，而整套的康熙朝十二月花神杯無疑是絕對的無價之寶，是每個瓷

器藏家的終極願望之一。

2020年10月19日，在北京舉行的保利拍賣十五周年慶典拍賣上，一套僅存10隻的清康熙青花十二月花神杯，以人民幣1,320萬元成交；而當場的重頭戲清康熙的12隻全套五彩十二月花神杯，起拍價就從2,000萬元人民幣起跳，經過連續的叫價快速攀升過億，最終以1.15億元人民幣落槌，連個成交價1.32億元人民幣，並榮登全年度「最貴瓷器」的寶座。